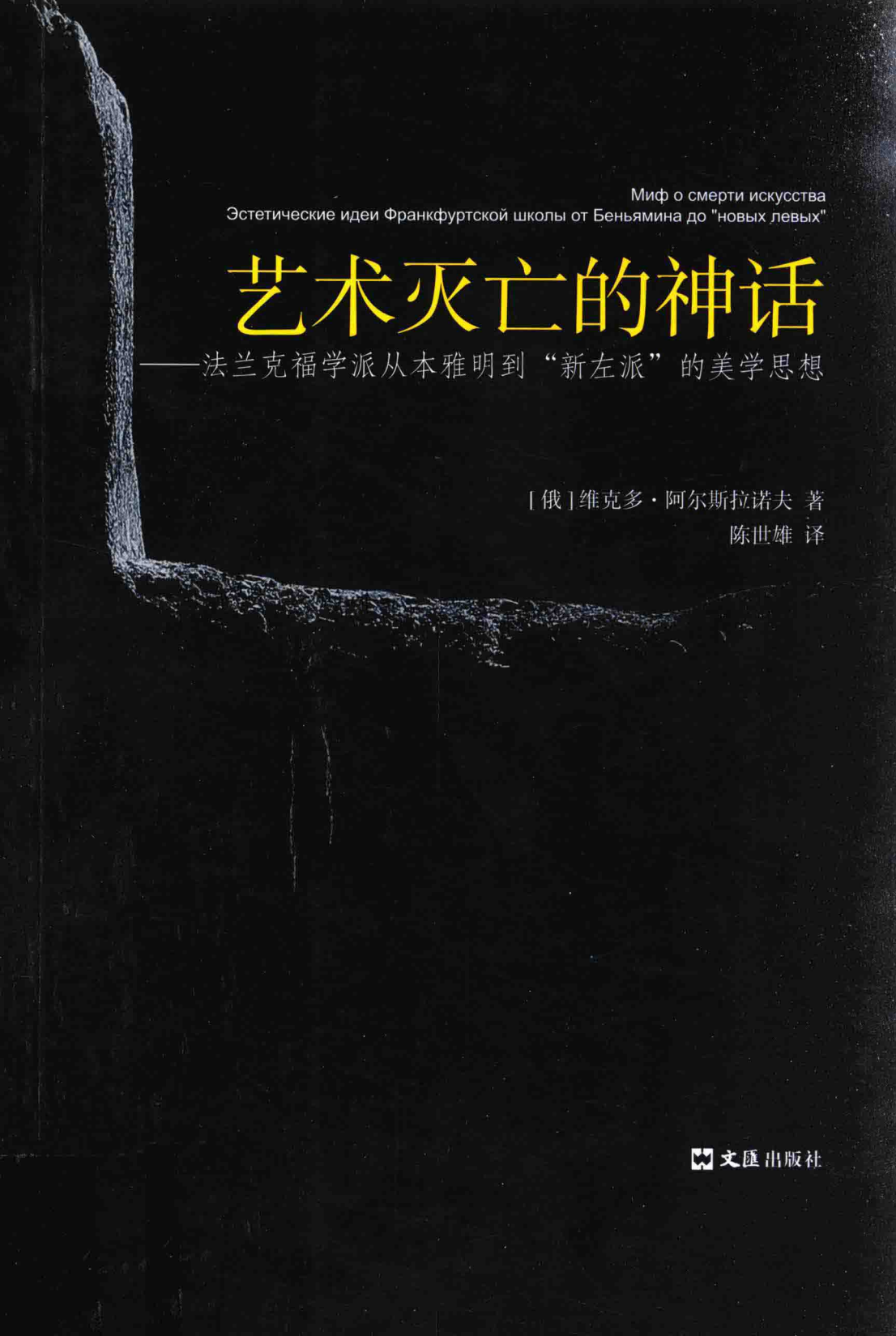




Миф о смерти искусств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Франкфуртской школы от Бенямина до "новых левых"

艺术灭亡的神话

——法兰克福学派从本雅明到“新左派”的美学思想

[俄]维克多·阿尔斯拉诺夫 著

陈世雄 译

 文匯出版社

Миф о смерти искусств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Франкфуртской школы от Бенямина до "новых левых"

艺术灭亡的神话

——法兰克福学派从本雅明到“新左派”的美学思想

[俄]维克多·阿尔斯拉诺夫 著

陈世雄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灭亡的神话：法兰克福学派从本雅明到“新左派”的美学思想 / (俄罗斯)阿尔斯拉诺夫著；陈世雄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 4

ISBN 978 - 7 - 5496 - 2032 - 6

I . ①艺… II . ①阿… ②陈… III . ①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研究 IV . ① B089. 1 ②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2834 号

Миф о смерти искусств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франкфуртской школы от
Беньямина до "новых левых".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3
图字：09-2017-0903 号

艺术灭亡的神话

——法兰克福学派从本雅明到“新左派”的美学思想

作 者 / [俄]阿尔斯拉诺夫

译 者 / 陈世雄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封面设计 / 邵 旻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10千

印 张 / 13

ISBN 978 - 7 - 5496 - 2032 - 6

定 价 / 38.00元

导 言

当前,关于艺术与人道主义文化消亡的思想,是那个自封为时代真理无畏的悲剧性的表达者的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作为旗帜提出来的。被这种蒙难的姿态所吸引的读者,可能会真的相信它。然而,艺术与人道主义消亡论者自己也承认,他们著作的真正内容并非悲剧观念,而是对悲剧性的讽刺性的模仿。这种模仿的含义在于,艺术只剩一种生命形式——这就是它的自我灭亡。依照这种逻辑,先锋艺术是对艺术性的一种破坏,而这种破坏在今天是唯一能够不听命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达绝望与反叛的方法。资产阶级文化崩溃的产物——先锋主义,一贯对资产阶级社会表示抗议,以便使现实主义遭到攻击,污蔑艺术性仿佛是一种使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稳定下来的因素。既然这一思想能以自己虚假的改革面目迷惑那些真心致力于人类精神复兴的人,那么,毫不妥协地加以批判,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任务。

关于艺术灭亡的神话在法兰克福学派——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左”倾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变体的美学中得到连续不断的、理论化的阐述。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老的代表人物——阿都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在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去世,学派在组织上瓦解了,它的思想却继续在西方“左”倾激进派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原因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集中地包含了现代虚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造反派所有的长处和短处。它的代表人物表述了当代最引人注目的矛盾,尽管最后所给的答案是不切实际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由于在 60 至 70 年代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学生造反而名噪一时。“新左派”青年大学生思想的形成受到它的重大影响,他们把这一学说看作当代最不能容忍世上谎言与暴力的哲学。以对现代文明的“伟大的拒绝”为形式的、关于突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单维”视界的口

号,吸引了政治上缺乏经验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做造反青年的思想与幻想的表达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创立对整个现代社会的(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论”,以及向另一种性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行革命性过渡的理想国。

不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写些什么,他们的目的总是要找到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寂寞与苦闷、超越受束缚的资产阶级思考能力的观察点,在马尔库塞关于解放运动需要“审美度量”的论断中,包含着不少正确的东西,任何伟大的革命没有巨大激情的迸发、没有社会精神氛围的净化,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有能力使这种氛围产生吗?

由于瓦尔特·本雅明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努力,先锋派艺术终于见到了同资本作斗争的直接政治手段,这种手段正在取代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大学生运动的“反文化”正在将这个理论假设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美学上的把戏、一种即兴演出式的革命。

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锋派美学对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诸如罗热·加罗第和恩斯特·费舍尔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成员,有许多东西都是取之于阿都尔诺与马尔库塞的。同时,和那些企图将先锋派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模仿者的观点比起来,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观念比较完整与统一。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有苏联与外国作者写的大量文献。本书试图专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分析批判,通过考察瓦尔特·本雅明、特奥多尔·阿都尔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观念的三段概述展示出来。作者最详尽地研究瓦尔特·本雅明的美学与哲学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法兰克福理论家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且还因为这位思想家非常清晰地表述了“左”的美学的矛盾与本质。至于阿都尔诺,除了那本作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纲领的书《启蒙辩证法》之外,他的著作《美学理论》也得到详尽的分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从30年代至粉碎法西斯),它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兴趣,对唯一能够反对“褐色瘟疫”(指法西斯——译注)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抱着希望。据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首领马克斯·霍克海默说,他和他的朋友们预料,只有和无产阶级结盟,才能遏止法西斯那种能同时毁灭民主与文明的进攻。此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点就是

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使许多人心中产生了希望。在那些年头,法兰克福学派表达了最接近无产阶级,并同情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它的理论家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们的立场比社会民主党人要“左”得多,和共产党人又没有接触。这些假冒的马克思继承人表现出来的孤立于现实政治运动之外的意图要作何解释呢?

在一定程度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这所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产生的过程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西德的一位法兰克福学派史研究者罗尔弗·维格豪斯所说,研究所的开创简直是一篇现代童话。^①1890年,一个德国血统的谷物巨商赫尔曼·威尔迁居到阿根廷,发了大财。老威尔把自己的独子费利克斯送到德国读书。年轻人对“左”的思想着了迷,并开始资助德国的“左倾”激进主义运动。费利克斯·威尔和一个圈子有来往,在20年代,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格奥尔格·卢尔契(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后来成为世界闻名的思想家),以及曾对“左翼”激进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的卡尔·柯尔什就是属于这个圈子的。威尔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创办一个研究所,在他所认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社会研究。

皮革厂厂主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与纺织厂厂主儿子马克斯·霍克海默支持他的计划。按维格豪斯的意见,使他们倾向左翼运动的原因是大学的教育,以及“富翁的寂寞与不干净的良心”;“在战争期间霍克海默写了许多故事,描写富人的孩子因为试图冲决自己出身的圈子不得成功而感到苦恼”。^②霍克海默1921年在给正在疗养的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是些食人肉者。……不,比这还坏得多:你骄奢淫逸,你的财产是周围的人们窒息、流血、筋疲力尽地争斗而赚来的。”^③

1924年6月,正式成立了社会研究所(起初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创办人是26岁的费利克斯·威尔、30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29岁的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在研究所的头一年中,威尔的父亲捐赠12万马克,按今日西德汇率计算在50万以上。维格豪斯引用了布莱希特一段与此有关的很有趣的日记(1942年3月12日):“埃斯列尔提供

① 维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史》,德文杂志《新观察》,1978年第4期。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

了长篇小说情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故事。一个富有的老头儿正在由于世人的苦难而哀伤地死去，他在遗嘱中留出一大笔钱给研究所，用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当然喽，穷人就是他自己。”^①

维格豪斯写道，这是对研究所的嘲笑，它体现了从面向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向移居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他接着说，出身于资产者圈子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并非新鲜事，新鲜的只是远离工人运动并使理论返回经院式的环境中。

维格豪斯在自己的文章中试图证明，拒绝与工人运动相联系的做法为法兰克福理论家们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真相。事实上，“批判理论”一步步地走向非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与社会学方面。然而，在这个研究所初创时期，这种演变还只是初露端倪。

由于研究所的创始人还年轻，又尚未成名，被聘请为所长的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文献》的出版者、“左翼”教授卡尔·格林贝格。在那些年头，研究所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有联系，而莫斯科的梁赞诺夫所长经常访问坐落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20年代同研究所合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所走的道路有很大不同：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够了，在研究所开始工作的既有里哈德·佐尔格，又有一位后来成为卖力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分子的叫古别尔茨的人。

当格林贝格于1929年因病不再担任所长之后，研究所的三位创始人担任领导，但后来费利克斯·威尔到阿根廷去继承父业。在1931年，霍克海默以研究所新任所长和法兰克福大学正式教授的身份上公共的导论课。1932年，研究所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问世。在30年代，研究所拥有赫伯特·马尔库塞、列奥·利文塔尔、特奥多尔·维杰格鲁恩德、阿都尔诺——酿酒巨商维杰格鲁恩德与科西嘉女歌手玛莉·阿都尔诺的儿子。希特勒上台后，研究所迁往法国，当时侨居法国的瓦尔特·本雅明加入了研究所。至于格·卢尔契，1931年他在观点上已经与法兰克福学派彻底地分道扬镳（对此，维格豪斯避而不谈）。

在阅读法兰克福当年的杂志时，很容易发现它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资产阶级社会被说成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的意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

① 维格豪斯：《文集》，第573页。

生产方式的消灭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特别是马克斯·霍克海默曾经写道,科学作为现代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才可能得到解放。反之,当为美好的社会而斗争的需求“被维持现状的企图所取代时,便产生破坏和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①

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纲领性宣言声称,它的目的是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社会作具体和综合的研究,同时不排斥意识形态与心理问题。^② 马·霍克海默最早的著作之一《意识形态新解》就是为卡·曼格依姆的《知识社会学》而作的。霍克海默的著作表明,在批评曼格依姆的同时,霍克海默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同他持共同立场。霍克海默“没有发现”《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正确地谴责《知识社会学》缺乏社会分析的同时,他甚至没有提到该书对客观真理的否定。这种疏漏决非偶然,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竭力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后来阿都尔诺极其肯定地强调说,“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表述根本没有以唯物主义为指南。”^③

法兰克福学派把一切意识形态都看作“虚假的意识”,而仅仅承认那种对一切现存事物进行全面批判的理论为真正的理论。与黑格尔“左派”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企图依赖实践进行批判,不过要做到使整个观念的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为摒弃诸如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之间的“陈腐”界限。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口号是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的学说及其“武器的批判”论直接对立的。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实践”——这首先是按资产阶级相对主义哲学的精神作无意识的冲动。

赫伯特·马尔库塞 30 年代在自己的老师、存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之下,对马克思成熟的社会经济学论著作了形而上学的解释;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的哲学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论题范围。^④ 马尔库塞是最早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理想主义人类学和关于异化及其克服的抽象学说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个。这种人类学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

① 《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0页。

② 同注①。

③ 阿都尔诺:《否定辩证法》,法兰克福,1966年版,第195页。

④ 马尔库塞早期的论文《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突破》,载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新思想》一书,美因法兰克福,1969年版,第54页。

弗洛伊德主义的补充。埃里希·弗洛姆写道：“心理分析必须显示，在本能的系统中反映出来的经济状况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①按照埃·弗洛姆的看法，弗洛伊德的错误仅仅在于他研究的是孤立的个人，而没有明白“利比多结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本能影响的产物”。^②总的来说，弗洛姆把弗洛伊德主义理解为唯物主义心理学并把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基本的科研目的。

可见，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与受到20世纪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的世界观之间的矛盾。

些年间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非理性的活跃性，排除客观真理，这正如米哈依尔·里夫希茨所说，使人想起阿·波格丹诺夫的“社会组织经验”的理论。^③这毫不奇怪，因为阿·波格丹诺夫反映了那些年头席卷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无政府颓废派的革命性。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带有许多“波格丹诺夫主义”和被波格丹诺夫鼓动起来的“普罗文化”的特征：对先锋派做庸俗社会学的宣传，把它说成唯一的革命艺术样式，把古典传统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否定。

比如说，在阿尔邦·贝尔格过去的学生森贝尔格、特奥多尔·阿都尔诺的文章中，用不和谐音来摧毁音乐艺术形式被认为是表达时代真理的方法。不过，这些年不是阿都尔诺，而是本雅明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美学方面。因此本书第一章用来对本雅明的美学作批判性分析是自然而然的。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从法国迁入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对马克思主义持敌对态度（在接受《镜》杂志采访时霍克海默声称，他早就不相信马克思的“乌托邦”了）。^④

激烈地转向反动派是由于感觉到了法西斯主义带来的理性的灾祸。在进行冷战，产生“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现象，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出现复杂局面的形势下，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得出结论，认为社会的进步是由理性产生的疯癫与戒严的进步。然而这个看来似乎出乎意外的转折只不过是

① 《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46页。

② 同注①，第53页。

③ 米哈依尔·里夫希茨《普列汉诺夫社会活动与美学观点论稿》，载《普列汉诺夫的美学与艺术社会学》第一卷，莫斯科，1978年版，第43页。

④ 《镜》杂志，1970年第1—2期合刊，第81页。

早先的先锋派思想的翻版。对这一时期纲领性的著作,霍克海默与阿都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的分析证明,它的基本论断同本雅明的哲学美学如出一辙。正是在这一时期,阿都尔诺与霍克海默作为确立群众革命积极性低落期“左”的美学与哲学的思想家完全成熟了。本书第二章研究的阿都尔诺的《美学理论》是保守的同时又是先锋派艺术哲学的经典性样板。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第三阶段(其界限大致可以确定在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指的是这一时期,其特点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大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公民主动精神的觉醒。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文学、哲学著作与论文中用大笔触描绘了现代“单维社会”及其以“审美度量”为标志的革命性突破的图景。在有关马尔库塞的第四章中,作者的目的是证明,回头求助于30年代先锋主义的思想不仅不能正确地分析当代状况,不能为解放事业服务,而且是导致政治与精神死胡同的病态资产阶级意识的回光返照。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从人道主义的意图向反人道主义的结局运动的历史。

有一堵墙挡住法兰克福理论家们智慧的目光,并使他们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圈子中团团转,它的产生在颇高程度上是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矛盾事实上是激化了,同时又出现了“消费社会”“共同福利社会”的现象。

目 录

第一章 “虚假的世界”还是虚假的艺术？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社会经济观点	1
--------------------------	---

第二章 颓废美学的“左”倾变体

——瓦·本雅明的美学	14
1. 瓦尔特·本雅明——人与思想家	14
2. 本雅明的社会哲学观点	17
3. 讽喻——对“不清醒的时代”真相的描绘	28
4. 把艺术的破坏作为艺术政治化的手段	40
5. “左的忧郁症”：粗犷性与唯美主义的综合 ——本雅明的“姿态”概念	53
6. “呆滞的惊慌”与“英雄行为”的理想 ——新时代最后一个抒情诗人波德莱尔	66

第三章 特奥多尔·阿都尔诺的美学

一、社会存在及其作为合理的神话的反映 （《启蒙辩证法》一书）	74
二、作为一种自我灭亡的艺术作品 （特·阿都尔诺的《美学理论》一书）	99
1. 美学范畴通过它们的“深化”而消亡	99
2. 艺术作品全部因素的中介——“精神”与“崇高”	112
3. 现代主义——“绝对沉默”与“无言的姿态”的艺术	115
4. 特·阿都尔诺的“急进的模糊性”与“新左派”	122

第四章 突破的公式

——《审美度量》(马克库塞对解放性艺术的解释)..... 124

1. 作为同虚假的现实的妥协的古典艺术

——赫·马尔库塞在二三十年代的美学思想 124

2. 历史的涵义: 复归于原始的爱欲(《爱欲与文明》一书) 133

3. 先锋主义——“革命意识形成的要素”

(《关于解放的论文》)..... 144

4.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危机

(马尔库塞的《艺术的永恒性》一书) 155

第五章 后法兰克福美学的折中主义徘徊..... 163

一..... 165

二..... 170

三..... 175

结 语 181

附: 本雅明美学与布莱希特戏剧 陈世雄 / 182

一..... 182

二..... 184

三..... 187

四..... 189

第一章 “虚假的世界”还是虚假的艺术?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社会经济观点

现代艺术解体的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总危机的反映。这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论题经常使人觉得是指现实艺术进程的庸俗化。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把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简单化。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继承了古典美学思想,即古典美学体现了艺术反映的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是当今唯一的始终不渝地保护艺术免遭破坏的理论思想流派。

关于艺术必然灭亡的口号是先锋派通过对反映论作庸俗社会学的讽刺性模仿提出来的。既然当代世界是悲惨的,艺术就应该用自己的崩溃来反映总的崩溃,这不仅是现代主义辩护士们的主导主题,也是那些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立场上批评现代主义的著述者们的主导主题。^①这一简单逻辑只有在一种情形下看起来是有说服力的,这就是假定当代现实是同以往人类历史的灾难性断裂。悲剧性的和可怕的东西过去也够多了。但是,久列尔与勃列格尔的美的艺术形式根本没有粉碎现实的黑暗面,恰恰相反,它是多方面地真实地艺术地再现的手段。艺术美是同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艺术并不因此成为乌托邦,因为它反映了这一社会理想的真实根源。先锋派从根本上拒绝美,其论据是在当代现实中的人类解放不存在任何可能实现的希望,它(现实)完全是虚假的。

毫无疑问,不能怪罪马克思主义是在粉碎资产阶级社会。毋庸赘言,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今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它的虚假首先指的是,

① 例如,西德著名的现代主义天主教批评家赫·杰德迈尔认为,现代主义是现代技术文明十分真实的反映。

在现实中正在成熟着新的、较为合理的社会形式,它们将取代这些虚假的形式。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其中包括先锋派思想,却想排除这一从根本上说来是乐观主义的关于历史真伪的辩证法。形式上毫不妥协的否定在本质上往往是一种辩护——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显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共同本性。

进步的美学思想从来就是关于现实的学说。在莱辛、杜勃罗留波夫、黑格尔与别林斯基的美学中有着他们的时代活生生的矛盾的律动,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能理解审美的特性。不对社会基础作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掌握任何美学理论。如果对论述现实的“全面”灾难同时又论述现代资本主义非凡的经济威力的论题缄默不语或视若儿戏的话,任何反驳先锋派美学的论据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 ★ ★ ★ ★

本章的内容是批驳法兰克福学派为艺术灭亡论题辩解时提出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论据。没有这一批判,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概念将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中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的论断,使我们能完整地解释产生五花八门的左倾激进主义乃至先锋主义客观的社会经济根源。

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把艺术的命运同资本主义的命运直接地联系起来。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现实完全是虚伪的,是“无边的恐怖”;另一方面,这一敌视艺术的制度,照他们看来又是永恒的。往后,他们说,本质上是灾难的现代西方社会同时在各方面又显得幸福和圆满。这样一来,本质与现象就完全脱离了。用现象(艺术形象的基础)来描绘本质,便造成虚假的生活图景:艺术家在描绘现象时,难免把世界想象为幸福和圆满的。结果本质没有得到体现。

法兰克福理论家们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概念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共同福利社会”“新工业社会”等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观念。将所有这些观念联结在一起的是这么一个论断,即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清除了劳资之间、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句话,它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成了能够确保全民福利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还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按照赫·马尔库

塞的论断,这是“发达工业社会”,它能按自己的指令获得巨大财富,能确保绝大多数人过舒适的生活,并将过去处于对抗性矛盾中的那些力量统一起来。

吃饱喝足的工人阶级在自己舒适的奴隶地位上流露出“幸福”的感觉,就再也不是革命的主体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即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有各自的目标的国家,各种社会组织、政党,如今正在丧失这些目标,完全从属于“工业社会”生产机构的最优化职能。“政权本身——《单维的人》一书的作者声称——是靠这样的力量获得的,其主要功能就是管理机械化了的进程。”^①生产正在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神话。社会批判学说在这些条件下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光,“因为没有社会改革家,也不需要他们,对现状的批判正在变成孤零零的抽象,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都彼此失落了对方。”^②

与此同时,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持有另一种观点。

这些理论家毫不怀疑现代西方社会是完全非理性的。这个社会的财富与威力被他们描绘成绝对的恶,照马尔库塞的意见,是当代世界内在灾难的原因。正如马尔库塞认为的那样,现代生产的非理性表现为,疯狂的挥霍是这种生产效率的条件。大量商品生产出来不是为了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而是要把人变为现在镇压体系的奴隶,把他变成有着“幸福的感觉”的白痴。

马尔库塞认为,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宽容、民主,在实际上是镇压性的,因为现代国家完全监督着人们的行为、操纵着他们的意识。既然“幸福的”奴隶们行为的程序是用他所看不见的方法编制的,那么西方国家这种“镇压性的宽容”就此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坏得多。

“发达工业社会”不但伴随着人与文化的破灭,而且包含着从肉体上摧毁文明的威胁。马尔库塞的研究者之一、著名的西欧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尤·哈贝马斯不仅以热核灾祸的可能和生态危机为论据说明这一点,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讨论未来机器人对人的统治。

但是按照“法兰克福人”的意见,现代西方社会的灾难已无法用资本的内在矛盾加以解释。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根本法则(比如马克思

① 赫·马尔库塞:《单维的人》,柏林,1967年版,第15页。

② 同注①。

所揭示的利润率递减倾向的法则)不是转化为直接对立的规律,就是(如劳资矛盾)实际上不体现出来,处于隐蔽的、“潜伏的”状态。法兰克福理论家们接着说,当无产阶级拥有小轿车、彩色电视机、冰箱乃至带游泳池的房屋时,还可以一本正经地谈论在所谓消费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法则的作用吗?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所遇到的难题,在阿都尔诺最后的论文之一,他在德国社会学家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为引言的报告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作者声称,一系列现象表明,当代西方社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基本的阶级依然存在。^①按照阿都尔诺的意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19世纪就和生产力发生了冲突,在它的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飞跃,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亦同样如此,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阿都尔诺接着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科学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并没有破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反而充分显示了它的无限灵活性。生产力再也不与之发生矛盾,以至资本主义的死亡延缓到“古罗马的朔日”了。^②阿都尔诺按生产关系把当代西方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的,按生产发展水平又把它定性为工业社会(按照格伯列特关于“新工业社会”的说法)。^③

由于企图给当代西方社会定性,阿都尔诺机械地把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同生产力隔绝开来。赫·马尔库塞遇到了和阿都尔诺相同的困难,对他来说,这一困难仍然不可克服。他像阿都尔诺一样,想把两个矛盾的想法合而为一。第一种想法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而按照第二种想法这一生产关系对于已成“新工业社会”的当代西方社会根本不发生影响。依照马尔库塞的意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现为生产过程,或者如阿都尔诺所说,溶化(Verfließen)于其中,后者由此获得政治的性质,技术开始统治人类。

马尔库塞的结论毛病是明显的技术至上论,连他的崇拜者,例如哈贝马斯,也觉察到这一点。如果说对马克思说来技术与科学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形态下才是一种与人敌对的力量,那么在马尔库塞说来,

① 阿都尔诺:《在第十六次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后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一书,斯图嘉特,1969年版,第17页。

② 即无限地延期——译者。

③ 阿都尔诺:《论纲》,第18页。

它们实际上是自己在统治着人们。特地声明,说既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溶化”于技术之中,那么技术就获得统治的功能,这是无济于事的。马尔库塞需要这种“溶化”论,以便避开现实矛盾,以“单维”的技术至上论来解释当代西方社会。由于未能看透现实矛盾,马尔库塞陷入了社会空想之中。选择客观性、科学性作为看待现实的原则,结果人类被技术征服了,或者说是被资本主义所征服,对马尔库塞来说是一回事。根据马尔库塞的看法,要从技术的“恶魔”,继而从资本主义之下解放出,只有对惩罚性的“实践理性”及其客观真理和信任现实的原则采取“伟大的拒绝”的手段才能做到。

哈贝马斯力图将“社会批判理论”从他老师的荒谬结论之下拯救出来。与马尔库塞不同,他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与技术的“溶合”是晚期资本主义才有的罕见历史现象。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资本主义之下政治领域正在消失,因为它正在完全过渡为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不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效用,即劳动中的技术关系。它“溶化”在生产力中,便把生产力变成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东西,技术便获得意识形态的功能(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起主宰作用的规律”的功能)。人们为了舒适而付出的代价是沦为技术的奴隶。为了消除这一可悲的状况,哈贝马斯号召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来使人们正视他们对技术这一新型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依赖。这一来,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一切灾难与邪恶的根源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人们对技术愚蠢的服从。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指出的当代西方社会的特征是非常矛盾的。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共同福利社会”的概念一样,在他们的概念中出现从文学上说来极为鲜明的对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描绘。按一位西德研究者的意见,这种折中主义赋予马尔库塞的著作……真实的印象。扬松写道,对马尔库塞理论的批评不能够驳倒他,因为任何提出来驳斥它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在马尔库塞理论中都具备了。^①

扬松的理由也许是站得住脚的,假如现实本身包含着这种折中论的话。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对现实的正确解释是一元的,历史进程的矛盾性和对矛盾的折中主义混淆是格格不入的。确实,资产阶级技术至上论的一元论或者教条化到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比“法兰克福人”的折中主义来得好一些。此外,如果试图将“社会批判理论”归结为形形色色的“折中

^① 扬松:《赫·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哲学基础》,波恩,1971年版,第30—32页。